



Great Ideas from Penguin

“我们应理解智能作业
的价值，那是人类在大脑
的指引下进行的手工
创作，虽然这种创作
是粗糙的，却优于缺乏
才智的机器劳动。”

有效工作 与无效劳动

[英] 威廉·莫里斯
[英汉双语]



企鹅口袋书系列 · 伟大的思想

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

(英汉双语)

[英] 威廉·莫里斯 著
沙丽金 黄 姗 译



YZL10890169640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英汉双语/(英)莫里斯著；沙丽金，黄姗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2.9
(企鹅口袋书系列·伟大的思想)

ISBN 978-7-5001-3333-9

I. ①有… II. ①莫… ②沙… ③黄…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工艺美术史—英国—近代 IV. ①H319.4:J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4210号

www.penguin.com

Useful Work v. Useless Toil first published 1888

Gothic Architecture first published 1893

The lesser Arts first published 1882

How I Became a Socialist first published 1894

First published as a Penguin Classics 1993

This selection first published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发行 /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电 话 / (010) 68359376 68359303 68359719

邮 编 / 100044 传 真 / (010) 68357870

电子邮箱 / book@ctpc.com.cn

网 址 / <http://www.ctpc.com.cn>

出版策划 / 张高里

责任编辑 / 梁 斐

艺术指导 / 卢 涛

封面设计 / 奇文堂·潘峰

排 版 / 竹叶图文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60×940毫米 1/32 印 张 / 6

版 次 / 2013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 2013年1月第一次

ISBN 978-7-5001-3333-9 定价：13.00元

® “企鹅”及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与企鹅图书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观 念

——《伟大的思想》代序

梁文道

每隔一段时间，媒体就喜欢评选一次“影响世界的 X 个人”或者“改变历史的 X 项发明”。然而，在我看来，几乎所有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变革，首先都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关注气候的暖化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是因为我们看待地球的方式变了，我们比以前更加意识到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也更加了解自然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放弃了人类可以主宰地球的世界观，这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个观念的变化。同样地，我们不再相信男人一出生就该主宰女人，甚至也不再认为男女之别是不可动摇的本质区分；这也是观念的变化。如果说环保运动和女权运动有任何影响的话，那些影响一定就是从大脑开始的。也不要只看好事，20世纪最惨绝人寰的浩劫最初也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观念，危险的观念。比如说一位德国人，他相信人类的进化必以“次等种族”的灭绝为代价……

这套丛书不叫“伟大的巨著”，是因为它们体积都不大，而且还有不少是抽取自某些名著的章节。可

它们却全是伟大的观念，例如达尔文论天择，潘恩论常识，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观念地图。从头看它们一遍，就是检视文明所走过的道路，从深处理解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

也许你会发现其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伟大”的篇章（譬如普鲁斯特追忆他的阅读时光），但你千万不要小看它们。因为真正重要、真正能够产生启蒙效果的观念往往具有跨界移动的能力，它会跨越时空，离开它原属的领域，在另一个世界产生意外的效果。就像马可·波罗在监狱里述说的异国图景，当时有谁料得到那些荒诞的故事会诱发出哥伦布的旅程呢？我也无法猜测，这套小书的读者里头会不会有下一个哥伦布，他将带着令人惊奇的观念航向自己的大海。

《伟大的思想》中文版序

企鹅《伟大的思想》丛书 2004 年开始出版。在英国，已付印 80 种，尚有 20 种计划出版。美国出版的丛书规模略小，德国的同类丛书规模更小一些。丛书销量已远远超过 200 万册，在全球很多人中间，尤其是学生当中，普及了哲学和政治学。中文版《伟大的思想》丛书的推出，迈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欢欣鼓舞。

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是让读者再次与一些伟大的非小说类经典著作面对面地交流。太长时间以来，确定版本依据这样一个假设——读者在教室里学习这些著作，因此需要导读、详尽的注释、参考书目等。此类版本无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够重建托马斯·潘恩《常识》或约翰·罗斯金《艺术与人生》初版时的环境，重新营造更具亲和力的氛围，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读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没有其他参照。

这样做有一定的缺点：每个作者的话难免有难解或不可解之处，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识会缺失。例如，读者对亨利·梭罗创作时的情况毫无头绪，也不了解该书的接受情况及影响。不过，这样做的优点也很明显。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变得重要起

来——托马斯·潘恩的愤怒、查尔斯·达尔文的灵光、塞内加的隐逸。这些作家在那么多国家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生活，其影响不可估量，有的长达几个世纪，读他们书的乐趣罕有匹敌。没有亚当·斯密或阿图尔·叔本华，难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些小书的创作年代已很久远，但其中的话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政治学、经济学、智力生活、社会规划和宗教信仰。

《伟大的思想》丛书一直求新求变。地区不同，收录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国或美国，一些作家更受欢迎。英国《伟大的思想》收录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则默默无闻。称其为“伟大的思想”，我们亦慎之又慎。思想之伟大，在于其影响之深远，而不意味着这些思想是“好”的，实际上一些书可列入“坏”思想之列。丛书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丛书其他作家的很大影响，例如，马塞尔·普鲁斯特承认受约翰·罗斯金影响很大，米歇尔·德·蒙田也承认深受塞内加影响，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发现他们被收入同一丛书，一定会气愤难平。不过，读者可自行决定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在阅读这些杰作中得到乐趣。

《伟大的思想》出版者
西蒙·温德尔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In the UK we now have 80 copies in print with plans to publish a further 20.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more face to face with some of the great non-fiction classics. For too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For example the reader has no clue as to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been fundamentally changed by the words in these little books, first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been so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influenced by others in the series — for example Marcel Proust owned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hated each other and would be distressed to find themselves together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译者导读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是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及自学成才的工匠。他设计、监制或亲手制造的家具、纺织品、花窗玻璃、壁纸以及其他各类装饰品引发了工艺美术运动，改变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流行品味。作为工艺美术运动的奠基人，莫里斯是真正实现约翰·罗斯金思想的一位重要设计先驱，是拉斐尔前派的主要成员。他一方面否定机械化、工业化风格，另一方面否定装饰过度的维多利亚风格，他的目的是复兴旧时代风格，特别是中世纪、哥特式风格。莫里斯认为只有复兴哥特式风格和中世纪的行会精神才能挽救设计，保持民族的、民俗的、高品位的设计。对他来说，无论是古典风格还是现代风格，都不足取，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中世纪、哥特、自然主义这三种风格。他反复强调设计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产品设计和建筑设计是为大众服务的；二是设计工作必须是集体的活动，而非个体活动。这两个原则在后来的现代主义设计中发扬光大。

本书共含四篇文章，均为威廉·莫里斯先生的演讲稿。1884年1月，莫里斯第一次发表了题为《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的演讲，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

动的基础上，提出劳动乐趣的丧失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进而揭示了劳动乐趣丧失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商业贸易和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是无效劳动，不能为自身带来快乐和成就感，甚至连最基本的休息权利都无法获得。他呼吁劳动应该是荣誉和满足感的源泉，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劳动，在合理的社会分工下，让劳动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快乐的有效劳动。

《哥特式建筑》是1889年莫里斯发表的一篇演讲，在此文中莫里斯阐释了建筑与历史的密切关系，他表示就社会因素而言，建筑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就政治因素而言，建筑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商业面貌。他指出真正的建筑艺术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它能够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细微变化。

《平凡而重要的艺术》是1877年莫里斯的一篇演讲稿，此次演讲通过介绍装饰艺术的特征和价值，呼吁人们重新重视装饰艺术并复兴已经被工业革命摧毁的手工业传统。此外，莫里斯还指出装饰艺术是从古至今人们表达美感的一种途径，是我们了解历史的向导，并带给人们快乐及成就感。

最后一篇《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于1894年首次发表，此文主要讲述了莫里斯转变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过程，同时也表达了其厌恶现代文明的思想。

翻译本书的过程就像与威廉·莫里斯先生进行

了一次心灵的沟通，透过极具哲理又不失诙谐的语句，深深折服于他的思想。一切劳动都应是荣誉与满足的源泉；无论贫贱高低，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美好的艺术、美好的环境。纵观历史，有多少著作已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审视自我及世人的方式，成为评论家的宠儿、争论的焦点。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总是能够启迪人生、触发灵感、抚慰心灵、丰富生活，《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正是这样一部经典。午后温暖的阳光下，捧一杯咖啡，请您享受阅读带来的浪漫时光。

目 录

译者导读	I
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	1
哥特式建筑	24
平凡而重要的艺术	48
我如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74

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

以上的标题可能会让我的一些读者匪夷所思。现今大部分人认为所有工作都是有益的。此外，很多富人甚至认为一切工作都是令人满意的。大部分人，无论成功与否都相信即使一个人正在从事一项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也能以此维持生计，如人们常说的“他有工作”。很多成功人士毫不吝啬祝贺与表扬的话语以此鼓励积极乐观的员工，因为这些员工为了神圣的工作非常勤奋并放弃所有娱乐与假期。总之，一切劳动本身都是有益的，这已经成为了现代道德信条，并为那些依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提供了便利。然而，对于那些被依靠的人，我建议他们不要相信表象，而要更加深刻地洞察此事。

首先，我们应该接受的现实是，人类只有两种选择：劳动或死亡。大自然不会无偿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必须通过某种程度的劳动得以生存。其次，我们应该领会，如果大自然对我们这种被迫的劳动没有补偿，她一定会悉心地在其他方面把这种延续个人与种族生命的劳动变得不仅恒久，甚至充满快乐。

你也许确信大自然就是这样做的，当人们身体健全，在特定情况下会对工作乐此不疲，这也是人的本质。然而，我们也必须以虚伪的口吻赞扬一切劳动，无论它是什么。我曾经说过，有一些劳动绝非赐福，而是诅咒。如果工人罢工、

选择死亡或者我们把他们送到济贫院或监狱，无论将其送到哪里，对社会或者工人或许都更有好处。

你们看，这里有两种工作：一种有益，一种徒劳；一种算得上是赐福，减轻生活的烦恼，一种仅仅是诅咒，加重生活的负担。

那么，它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一种充满希望，另一种令人绝望。我们应该果断地选择第一种工作，拒绝第二种工作。

呈现在工作中、使工作变得有意义的希望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这种希望由三部分组成：希望休息，希望生产，希望工作本身的快乐。希望这些都可以得到充分地、高质量地满足；得到应得的保质保量的休息；生产出那些除傻瓜和禁欲主义者以外的人都值得拥有的产品；在工作中充分地体验到那种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快乐；这些不只是单纯的习惯，如果失去它，我们会像一个烦躁的人失去他正在摆弄的物件一样感到烦躁不安。

我把希望休息列在首位是因为这是我们最简单、最正常的希望。无论在一些工作中会有什么快乐，但在所有的工作中都一定会有某种痛苦，它们像野兽般挑起我们麻木的神经让我们开始行动，可怕地变动我们完全适应的工作。这种非人的折磨要以动物般的休息来补偿。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坚信我们有不必工作的时候，而且当休息到来时，我们还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充分享受它，休息时间必须长于恢复我们在工作中耗费的精力的时间。此外，还要像动物般休息，也就是说不能被忧虑打扰，否则我们就不能真正享受休

息。如果我们能得到如此充足和满意的休息，迄今为止，我们的情况也不比野兽差。

至于对生产的希望，我已经说过，这是大自然迫使我们为之而工作。这种希望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确实生产出了一些重要物品，而不是一些无用的东西，或者至少不是那些我们想要或者我们可以使用的无用的东西。如果我们看清这一点并运用自己的意志，到目前为止，我们要比机器强大。

希望从工作本身得到快乐。在我的一些读者，或者大部分读者看来，这种希望一定很奇怪。然而，我认为对所有的生物而言，在发挥他们的能量时都会有一种快感，就连野兽也会对他们柔软、敏捷及强壮的体魄感到欣喜。而一个正在工作的人在同时运用其思想、灵魂以及身体的能量，生产他认为是因他的意愿而生产的、将存在于世的某个物品。他的记忆力和想象力辅佐他的工作。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思想，所有前辈的思想也同时指导他的工作。作为人类的一员，他在进行创造。工作是人类的特性，如果我们工作，那么我们就是人类，我们的生活因此将是愉快而重要的。

因此，有价值的工作让我们在休息中享受希望的快乐，在使用工作的产品时充满快乐，在每天的创造技能中体验快乐。

除了这种工作，其他的都是无价值的，那是奴役般的苦工——仅仅为了生存而辛劳；而我们生存就是去做苦工。

因此可以说，既然我们拥有一双天平般的双手可以权衡世人所做的工作，那就让我们使用它们吧。几千年的摸爬滚打之后，诸多对希望的承诺被推迟，在对人类文明进步以及取得自由的无限狂喜中，让我们来判断我们所做工作的

价值。

现在，关于工作，文明社会中最首要的、最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工作分配非常不均衡。首先，有些人，并不是少数人，他们根本不工作，也没有任何理由；其次，有些人，并且是很多人，他们相当努力地工作，宣称自己得到了足够的补偿并可以休假；最后，还有一些人，他们勤奋工作，可以说除了工作他们不做任何其他事，因此为了与上述我已经提到的中产阶级、富人，或者权贵相区别，他们被相应地称为“工人阶级”。

显然，这种不平等沉重地压迫着“工人”阶级，明显倾向于毁掉他们对休息这一最基本需求的希望。单就这种情况，他们甚至都比不上旷野中的野兽。然而，我们愚蠢地把有益的工作变成无效的辛劳远不止这些，这只是开始而已。

首先，关于不劳动的富人阶层，我们都清楚，他们大量消耗却什么也不贡献。因此，显然他们要依赖劳动者养活，就像乞丐一样，纯粹是社会的负担。近来，许多人已经开始觉察到这个问题，尽管他们还没看清我们现行制度的弊端，也没想到任何办法来摆脱这种负担；尽管他们也许还渺茫地希望下议院^[1]成员的选举投票制度，如果可能，魔幻般地朝那个方向发展。抱着这些希望或者迷信，我们不需要庸人自忧。而且，上层社会的这一阶层，国家曾经很需要他们，他们的数量很少，现在他们失去了权势，只能依赖其下面的一个阶层，即中产阶级的支持。实际上，正是中产阶级中最成功的人士或者他们的直系后裔构成了上层社会。

[1] 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是英国最高立法机关英国议会的一部分。其成员由民主选举产生。——译者注